

## 恐怖之“网”？

## ——托马斯·品钦《放血尖端》中的“9·11”叙事

但汉松

---

**内容提要：**《放血尖端》是品钦的第一部“9·11”小说。该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了以“互联网”为贯穿全书的背景和喻体，表面上是以跨国恐怖主义的阴谋为“9·11”提供一种另类的叙事想象，深层的写作动机却是反思网络社会和媒介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多重关系。在品钦看来，“9·11”事件并非是无可理喻的历史突变，而是互联网浪潮、全球资本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互动交战的产物。人类在这一历史事件之后对信息时代技术政治的反思，将制约虚拟现实空间中人的处境与未来。

**关键词：**品钦 “9·11”叙事 互联网 后人类主义

**作者简介：**但汉松，英美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国小说。本文获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3CWW021）和2011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WWC012）资助。

---

**Title:** A “Web” of Terror? —— Thomas Pynchon’s 9/11 Narrative in *Bleeding Edge*

**ABSTRACT:** *Bleeding Edge*, Pynchon’s first 9/11 novel, is unique because of its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World Wide Web both as backdrop and as a figure metaphor. On one level, the novel is an imaginative text that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9/11 narrative abou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conspiracy. On a deeper level, however, what lies behind the story is a critique of network society and media entangled with late capitalism. For Pynchon, 9/11 may not be an inconceivable historical event; rather, 9/11 was spawned by a convergence of the Internet boom, global capitalism, and post-humanism. The novel

suggests that how we reflect upon the post-9/11 technopolitic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will largely decide the future conditions of human beings in virtual reality.

**Keywords:** Pynchon, 9/11 narrative, Internet, post-humanism

**Author:** Dan Hansong <dhs@nju.edu.c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China ( 210023 ). His major research area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近年来“9·11”小说备受关注。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1937—)最新推出的《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 2013)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品钦在美国文坛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该小说与其它“9·11”文学叙事的迥异之处。围绕世贸中心被困者们绝望的纵身一跃这一核心意象,近十多年来的“9·11”小说创作走向了两个再现方向。第一种以《下坠之人》(*Falling Man*, 2007)、《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 2003)和《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05)为代表,它们“以自杀为喻体来剖析美国的共谋责任,强调艺术与恐怖之间的相互滑动”(Anker 464)。另一种则以《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2009)为代表,将“坠落”从创伤式悲剧变成一种“后现代崇高”(postmodern sublime),可怖的死亡在这里成为了激发潜在感官愉悦的后现代景观(Anker 471—72)。这两种方向的书写要么对“9·11”的悲剧浪漫化,要么疏离了“作为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现实的9·11”,从而逃避了“更为沉重的道德自责”(Anker 473)。换言之,“9·11”小说当下的困境并不是创伤书写中的美学问题,而是如何阐明“9·11”事件与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复杂关联。《放血尖端》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之前德里罗、福厄、麦凯恩、厄普代克等人的“9·11”题材作品有所区别,从而为小说家介入言说纽约恐怖主义袭击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开辟了另一条艺术之路。

### 一、品钦化的“9·11”

《放血尖端》的独特之处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呢?首先,虽然小说的背景是2001年的曼哈顿,但恐怖袭击却并未构成全书的情节核心。“9·11”事件出现在小说的第294页,而此时全书已完成了大半。小说中仅有女主人公玛克欣(Maxine Tarnow)的前夫因为在世贸中心工作而一度被家人担心困在楼中,不过最后证明只是虚惊一场。除此之外,“9·11”似乎并未殃及各个人物的日常生活,或者更进一步地说,闪烁在经典“9·11”小说中的死亡(包括自杀)意象在这里中并不存在。品钦选择了一种半严肃、半戏谑的通俗文学(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惊悚小说)架构,有意避开了类似作品中常见的诗性抒情与创伤悲剧的风格。另一方面,《放血尖端》为“9·11”提供了一种阴谋论的视角,这在同类题材的严肃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书中反派主角是纽约IT业巨子艾斯(Gabriel Ice),他旗下的一家叫Hashslingr3的网络安全公司涉嫌通过洗钱,向迪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金援。而在一段“9·11”前偷录的视频中,该公司一些神秘的中东员工曾在楼顶天台用火箭炮瞄准飞过的民航客机进行发射演练(Pynchon, “Bleeding” 266)。由于艾斯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似乎又暗示了“9·11”阴谋背后美国政府可能的卷入。

这部小说的第三个特别之处最为关键,那就是“互联网”视角。品钦着意避开了创伤视角

和少数族裔视角,选择用“互联网”作为贯穿全书的叙事背景和隐喻焦点,让“9·11”事件在这个科技视角的棱镜下变幻出异彩。在小说的封面上,吞吐着海量数据的网络服务器群(server farm)在黑暗中闪烁,宛如曼哈顿夜色中的摩天楼群,而这不难让人想起那已经坍塌的双子塔。可以说,品钦的主旨修辞正是网络社会与“9·11”时代的镜像关系,他也因此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命名那次灾难——“11 September”,而非约定俗成的“September 11”。小说的标题“bleeding edge”则进一步点明了作者的运思方向。它源自软件工程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比“尖端”(cutting-edge)技术更为先进的革新,但由于这种技术并未接受可靠的系统检测,所以其尖端性也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科技性与毁灭性并存的后现代末日寓言,原本在上世纪末被想象为“千年虫”(Y2K)的全球危机。当千禧年后的世界貌似安全无虞后,小说中电脑极客们甚至聚在一起,在“9·11”之前一周的曼哈顿举行了主题为“劫后余生”的狂欢派对(295)。随后发生的纽约恐怖袭击就构成了最强烈的反讽,但更重要的视角内涵是,品钦将“9·11”置于互联网时代末日论想象的大语境之下,从而赋予这场千禧年灾难在地缘政治之外更为独特的历史景深。

品钦这样独特的写法,当然会在评论界引起颇多非议。《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延续了对品钦近年创作的一贯负面看法,认为这是“一本趣味和乏味并存的拼凑之作”,虽然“对时代氛围的想象异常精确,但在细节的组织上笨手笨脚”(Kakutani)。塔里萨·史蒂文森刊登在《卫报》上的批评甚至更加苛刻,她认为像品钦这样拥有真正天赋的作家,不应该把精力浪费在“插科打诨”上,因为“一部好的类型小说也要强过一部糟糕的严肃文学小说”(Stevenson)。这两种看法的共同点可能是,既然品钦等了这么久终于决定加入德里罗、麦凯恩和福尔等当代小说家的行列去书写“9·11”这个当代题材,他就应该运用一种合适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结构来经营这个极其严肃的主题。然而正如胡尔斯·米切姆(Mitchum Huehls)反驳的那样,“《放血尖端》并不是一部迎合之作;它也不是‘简版的品钦’;它根本不算是品钦的‘9·11’小说。《放血尖端》是最典型的品钦风格,我们应该像严肃对待他的其它作品那样来读这部小说……根本不存在‘严肃文学的品钦’和‘类型文学的品钦’之分”。(Huehls 863)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品钦的《葡萄园》(Vineland 1990)和《性本恶》(Inherent Vice 2009)这两部常被轻视的中后期作品,就会发现以“互联网”的科技政治(technopolitical)视角来统领其关于新世纪的小说,这对于晚年品钦而言是一次必然的行军。《性本恶》虽然以60年代末的洛杉矶和嬉皮士为历史题材,但主人公多克(Doc)已经在旧日同事的机房里见识了因特网的前身——尚处于试验阶段的“阿帕网”。这些感慨于旧时代结束的老嬉皮士们隐约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在1970年后开启,因为这个网络空间实现了超越地理界限的人与人的连结,“就像是迷幻药,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不同”(Pynchon, “Inherent” 195)。在品钦看来,南加州海滩小镇青年对冲浪的热爱,其实与新世纪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冲浪”一脉相承,都是在追求新的乌托邦空间并寻找自由、分享和极速。小说结尾多克在高速公路(另一个互联网隐喻)的浓雾中等待的未来,就是因特网及其所带来的网络时代的崛起。可以说,《性本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他下一部小说的预告片。

《葡萄园》与《放血尖端》的亲缘关系更为隐蔽,但也更重要。在《葡萄园》故事发生的

1984年,互联网还只是属于少数科学技术热爱者的试验品,另一张网罗住世人的流行媒介正是电视。品钦想象了一个叫做“类死人”(Thanatoid)的地下组织,他们居住在葡萄园附近的山上,“像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只要醒着,无时无刻不盯着电视”(Pynchon, “Vineland” 170—71)。《葡萄园》对电视媒体所代表的大众文化进行的反乌托邦想象,在新世纪自然而然地被品钦更新为网络媒体,因为两者都不仅仅是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多媒体信息输送渠道,而且都深刻定义了各自时代人类的后人类主义处境。早在属于“前信息时代”的《葡萄园》里,品钦就已深刻预见了计算机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假如1与0的模式就‘像’人的生与死,那么在电脑中被一长串生与死所表征的个体该属于什么样的生物?它可能至少要高一个层级——天使,小神,或UFO里的来客”(Pynchon, “Vineland” 90)。这种“无重量、无形状的电子在场与缺席的链条”从《葡萄园》进入了《放血尖端》,成为了品钦笔下那个收容“9·11”亡灵的虚拟网络之城——DeepArcher。

## 二、网络社会的恐怖寓言

在具体讨论品钦小说中对于互联网、“9·11”和反恐战争的看法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互联网绝非科学家们建造的和平之地。作为7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是在五角大楼的主导下进行开发实验的。早期互联网作为国家暴力工具的这一原罪,在《性本恶》中被品钦暗示得很明白。在了解到“阿帕网”的神奇之处后,多克就预言说这一技术将被政府取缔:“当年他们发现迷幻药能变成一个通道,让我们看见某些他们不希望我们看见的东西,于是就立刻宣布这种药非法,还记得吗?信息跟这个不就是一码事么?”(Pynchon, “Inherent” 195)虽然今日的互联网早已无法禁绝,但虚拟空间中统治与被统治、权力与反权力、控制与被控制的战争从未停歇,SOPA(即美国颇具争议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棱镜”计划、阿桑奇和斯诺登都是最好的例证。或者正如德勒兹所言,现在已经并非福柯笔下以封闭空间为特色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了,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是网络节点和交换机中更为隐匿和无所不在的监视与治理(Deleuze 4)。

互联网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它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网络社会的形成与70年代三个相互独立的进程有关:工业制度的危机和调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60年代以自由为目标的社会文化运动(卡斯特 16)。由于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大学生,个人计算机及与之相关的开源代码运动就携带了某种反主流文化的标记。事实上,因特网接入的TCP/IP协议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一种通信协议文化,它是“通过给予别人以及从别人那里获得而形成的协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它“从根本上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价值观,而要共享通信价值”(卡斯特 44—45)。互联网这种对于开放性和共享性的信仰,显然与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逐利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这种从60年代传承而来的乌托邦精神与资本家的信息经济和政府的信息控制格格不入时,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黑客”伦理,他们通过对代码的破坏或植入来入侵网站和交换机,表达一种对网络权力的反抗,或实现一种更为激进的开放和共享。

互联网发展史中这悖论的两面,在品钦的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2001年春天的曼哈顿“硅巷”(Silicon Alley)是美国东部的IT业中心,但却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转折。这场发生于1995年至2000年间的网络公司投机热及之后的大崩盘被称为“互联网泡沫”



(Dot-Com Bubble),代表这一新兴经济的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暴跌,在2002年10月时已抹去了IT界约5万亿美元的市值,导致一半左右的网络公司倒闭。品钦的小说人物正是在这样一个对互联网而言充满末日情绪的春天登场,其中贾斯丁(Justin)和卢卡斯(Lucas)就是两个“劫后余生”的互联网创业者。他们合作开发的软件DeepArcher可以向用户提供虚拟城市体验,作为进入“深网”(Deep Web)的导航。值得一提的是,“深网”并非品钦杜撰的术语,它仍然是万维网的一部分,但与“浅网”(Surface Web)不同的是,它利用动态网页技术进行加密,因而不能从外部通过超链接访问,也无法被搜索引擎检索。一方面,“深网”成为了保护商业和政治敏感信息的堡垒。艾斯公司涉嫌恐怖主义的非法往来账目就加密存储在这里,正是凭借黑客艾瑞克(Eric)的高超技术才得以破解闯入。大概因为这里隐藏了太多的阴谋黑幕,艾瑞克“每次从深网中浮出来,都会变得更怪诞”(58)。而另一方面,“深网”又向那些无根、无权的网络社会“贱民”提供一个逃离之所(注意,DeepArcher正是departure的双关),从而让人们得以摆脱那个监视与控制无处不在的“浅网”(尤其是在《爱国者法案》和反恐战争笼罩下的时代)。由于贾斯丁等人设计的网络技术能自动抹除节点间访问的痕迹,并能随机生成新的动态链接,这种匿名性对于政府网络控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当意识到DeepArcher的root权限<sup>①</sup>可能已被政府秘密部门窃得后,他们遂将源代码变为开源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它以最大限度的共享来反抗政府对之进行逆向工程破译的图谋。

如果说互联网的历史与现状代表了60年代终结之后美国嬉皮士精神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某种抗争的延续,那么“9·11”则在更广阔的领域隐喻了以信息互联为标志的现代科技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张力下的一种暴力断裂。为此,品钦在《放血尖端》里试图用历史和虚构来拼贴出一种阴谋论的“9·11”叙述,并让因特网与恐怖主义形成一种互文式表征。在历史现实的一轴,作者假借艾斯某职员之口,暗示布什家族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网络,甚至在“9·11”之前即预言:“接下来会有灾难……办公室里大家在传美国在那儿有巨额政府合同,大家都在抢,中东会有大买卖,圈子里有人说第二次海湾战争。有人觉得布什想和他老爸比个输赢”(48)。这场战争的形式却与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不同,因为它包含了“残忍的网络空间之战,每日每时,永不停歇,黑客对黑客、DOS攻击、特洛伊木马、病毒、蠕虫……”,而且这样的战争没有硝烟,“甚至是当星巴克咖啡馆里那些电脑屏幕上激战正酣时,旁边的普通市民们也浑然不觉”(47)。

而在另一层意义上,“9·11”又意味着某种奇特的因果报应的循环。在品钦看来,这个事件似乎并非美国遭遇的“无妄之灾”,甚至也不是历史上的仅有。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温达斯特(Windust)是FBI资深特工,他第一次有档案记载的行动就是在1973年9月11日,为智利政变军人的飞机轰炸总统阿连德的官邸做侦查(108)。当然,这个“9·11”是作为美国干预他国内政的“不方便的真相”,其历史地位与后来的“9·11”是判若云泥的。温达斯特不仅是前一次“9·11”的参与者,也是后一次“9·11”重要的当事人。小说中,他代表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世贸中心袭击的深度卷入,虽然这种卷入的性质被品钦故意模糊化——美国对基地组织的阴谋或许知情,或许一度想将计就计,透过艾斯的中东金钱网络,在幕后利用这个事件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但FBI对事件的进程出现了误判,这种失职责任最后由温达斯特承担。在小说结尾,他遭到本国情报部门的暗杀处决,最后其幽灵只能和其它“9·11”遇难者一样,游荡在贾斯丁设计的DeepArcher这个深网空间中。

互联网与“9·11”事件最具体而神奇的连结,在小说中体现在品钦对“全球性知觉实验

项目”(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的指涉上。这个确有其事的实验是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每秒不间断地收集世界各地近百个站点的随机事件发生器(Random Event Generator)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各地计算机完全随机发出的“0”与“1”数值,科学家能够以此计算它们的全球相干性(global coherence)。更通俗地说,它们是一组组毫不相干的随机数,是贾斯丁能想到的“最纯粹”的任意性数字串,因此被用来作为DeepArcher的随机密码,以提高该网站的匿名性(341)。然而诡异的是,“在9月10日晚上出了问题,从普林斯顿得到的这些数字突然偏离了随机特征……这种情况持续到9月11日和随后的几天。然后一切又神秘地回到原来近乎完美的随机状态”(341—2)。小说并未虚构的事实是,“全球性知觉实验项目”所统计的全球相干性的确在“9·11”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出现了重大异常,随机特征在重大全球灾难发生前骤然消失。这似乎印证了普林斯顿科学家们提出的一个理论:“假如我们的思维都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那么当出现重大全球性事件和灾难时,[征兆]就会体现在这些[随机]数字中”(341)。也就是说,在“网络化生存”时代里,全球居民的思维意识具备某种神秘的共通结构,这种思维意识可以感知未来,并与机器进行互动和沟通,甚至可以影响物质世界的行为模式。

当然,这个泛心理学的试验本身备受争议,它和其它大数据计算方法一样,并非基于传统实证科学中的因果(causality)分析,而是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无法解释的相关性(correlation)特征,所以以此来解释“9·11”事件的罪责(culpability)问题是危险的(Mayer-Schonberger and Cukier 163)。如果将这个试验作为关于“随机性”的哲学寓言进一步引申,或许可以认为,品钦对“9·11”的理解也不是像其他小说家那样旨在阐明历史原因,或区分第三世界和美国式西方霸权的责任与是非。品钦真正想做的,与其说是要用互联网的历史来解释新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还不如说是提出一种认识范式的变化,从而让读者看到从互联网到恐怖主义的一系列相关性特征。

### 三、互联网与后人类主义

事实上,《放血尖端》中地缘政治的阴谋论视角只是作者的“虚晃一枪”,它是互联网文化的外在表征之一,而非这部“9·11”小说深层的归指。在品钦惯用的科技政治母题中,因特网的实用主义功能不是核心,真正要害的是其形而上的意义——“全球性知觉”赋予互联网一种精神维度上的人工智能,而“深网”中的DeepArcher又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带入后人类主义思考中。换言之,互联网是新世纪的超级“机器”,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对它的施用与反抗构成了品钦式后“9·11”想象的主线。

鲍德里亚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三种拟像(simulation)的区分:第一种是明显的针对现实的模仿,第二种是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现实仿制,而第三种则是“制造出自己的现实,而无需基于真实世界的任何特征”(Lane 30)。鲍德里亚认为迪士尼乐园是第三种拟像的最佳例子,因为它所创造的“现实感”甚至遮蔽了洛杉矶(乃至整个美国)的真实性(Baudrillard 25)。但如果他当时预见到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许会更认同另一种判断,即“虚拟现实”才是属于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第三种拟像,因为它“以计算机语言或代码生成了一个世界”,背后是“0”与“1”组成的抽象的数学模型或算法(Lane 30)。这种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通信带给我们的“超真实”(hyper-real),构成了品钦这部作品关于新世纪科技与政治暴力的最重要思想语境。

因此,《放血尖端》这部纽约小说最具诗性的城市描写,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程序员设计的位于“深网”中的虚拟之城——用小说中设计师卢卡斯的话,这是“献给大苹果[即纽约

市]的情人节礼物”(34)。在女主人公玛克欣探访这里之前,她已经在孩子们玩的电脑游戏中领教过三维动画设计出的虚拟现实。这款游戏为推广 DeepArcher 而设计,它可以看成是后者的单机简化版,主题以即时扮演的城市枪战为核心,而“这个城市空间看上去非常像纽约”(33)。虽然这款游戏没有加入爆头喷血的设计,但这所谓的“virtually nonviolent”(34)究竟是“几乎没有暴力”,还是“虚拟的非暴力”,却因为“virtual”的双关而显得殊为可疑,让读者对于纽约的城市末日有了不祥预感。后来,当玛克欣初次点着鼠标进入 DeepArcher 时,她在电脑屏幕上看见的是“一个弓箭手站在深渊边缘,拉着满弓,朝下瞄准那无边无垠的混沌之所,等待着”(75)。抵达这个虚拟城市后,玛克欣发现这里的 3-D 设计美轮美奂,所有场景的逼真度都高得惊人,“《最终幻想 X》<sup>②</sup>相比之下,就像是儿童蚀刻素描”(75)。里面虚拟人物的每个细节(包括发丝的飘动和眼皮的跳动)都纤毫毕现,而且其面容都是基于真人而来,“有些(脸)玛克欣乍一看觉得自己认识,或者应该认识”(75)。用设计者的话说,这就是印度教中的“降凡”(avatar),“当你从屏幕的一端进入到虚拟现实中,这不就像是人死去,然后又得以投胎转世吗?”(70)。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场景并不属于以“赛博格”(cyborg)或“阿凡达”(Avatar)为代表的后人类(post-human)情境,因为这个网络空间的居民并非任何意义上的人机一体的生命,也不寄居于任何有形的独立肉身或物质之中。海耶斯(N. Catherine Hayles)一直反对用“灵肉分离”(corporeal disembodiment)来界定“后人类主义”的未来,她更倾向于用“电子化主体”(digital subject)来命名(“Mother”2),而这也正是玛克欣在 DeepArcher 经历的一种后人类状态。更确切地说,在虚拟现实的网络城市中,电子化主体变成了人类主体的一种投射,它是以代码书写的一种超文本(如同文学文本对于人物的再现),可以在比特世界里跨越地理时空和进行交际,但依然受到人类主体意识的主宰和操纵。正如海耶斯指出的,人机界面就是一种媒介,“如果没有人去发明它们,这个媒介就不会存在,如果人们不赋予它们意义和重要性,它们的存在也无目的可言”(“Mother”35)。小说中的 DeepArcher 从创设伊始,就被其两位创立者赋予了象征意义。贾斯丁“希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加州,终日安全无虞,阳光普照,那里太阳从不落下,除非有人想看一次浪漫的日落”,而卢卡斯的想法则是想去“一个略微黑暗的地方”,那里有着“如大风一般呼啸的沉默,里面拳握着毁灭的力量”(74)。这样一个“第三种拟像”的虚拟网络空间,就变成综合了加州和纽约、圣殿和避难所、过去和未来的媒介。

当然,品钦笔下的“电子化主体”在深网之中并非简单地“生活在别处”,他们与电脑—互联网媒体的互动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984年,品钦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了题为《做一个勒德派是否可行?》(“Is It O.K. To Be A Luddite?”)的文章,探讨了勒德派与机器的悖论关系。对于网络时代而言,最无孔不入的超级机器变成了由无数个电脑组成的万维网,似乎它就是现代勒德派分子(如书中的无政府主义黑客们)需要抗争和逃离的对象。然而,虽然品钦对现代科技及背后统治阶级倾轧下的勒德派有着深刻的同情,但他的态度却远远比同情要复杂和暧昧,因为信息技术既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同时也给予那些“资本主义无法想象的他者”一种自由和保护(Jarvis)。品钦认为,“随着资讯革命的到来,越来越难以在任何时候去愚弄所有人了”(“Luddite”)。所以,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勒德派分子”而言,他们真正要去反抗和打破的并不是“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式进步”本身,而是“集权主义的工具理性结成的网络”(McDonald 103)。他们的反抗工具并不是传统的大锤和镰刀,而恰恰是这个“控制社会”赖以建构的计算机代码、键盘和网线;他们凭着这些东西得以重新定义“技术”与“身体”的关系,



让身体得以在网络世界获得延伸和变形。就像《葡萄园》中的“类死人”那样,“深网”的居民进入一种后人类的状态,“打破后现代中的单一化现实”,同时“创设出新的身体,一种多元的、非线性的、跨界的外形”(McDonald 117)。

但是,对于虚拟现实中的后人类社群,品钦既未抱以天真的乐观,也不认为 DeepArcher 的这种“打破”和“创设”最后能实现某种真正的“逃离”和“超越”。甚至连这个网站的构建者们也在“9·11”前后迅速意识到了这种幻灭:

除了夏天会结束得太快,一旦他们下到了[深网]这里,一切都会郊区化,速度比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还要快。于是,它就会变得和阴影之下的上方世界如出一辙。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他们会将所有东西置于控制之下,使之变得安全、体面。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所有的沙龙都需要执照。任何人如果还想要自由,就不得不收拾行囊,去往别的地方。(241)

就像玛克欣在纽约史泰登岛的垃圾填埋区(Fresh Kills Landfill)领悟的那样,“深网”貌似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垃圾场”,但它“背后却是一个由各种限制构成的无形迷宫”,其“不可侵犯的圣殿”很快就被“商业性的网络爬虫程序”入侵和腐蚀(167)。当人们将 DeepArcher 作为逃离“浅网”的工具时,这种幻灭或许已经是注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们在反抗晚期资本主义对网络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的滥用时,并未能、也无法去打破科技的工具性,而是从另一个方向拥抱了这种工具性。在品钦看来,网络作为权力机器和抗争武器的双重性,会让人们陷入“不可避免的进退维谷,最终会导致悲剧”(Hayles, “Cosmic” 11)。

另一方面,品钦的悲观也源自于他对于网络媒介的怀疑。或者说,品钦并没有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样的乐观,认为“媒介即信息”,相信“媒介塑造并控制了人类联系和行动的范围与形式”(qtd. in Mohamed 63)。《放血尖端》中揭示的 DeepArcher 作为一种逃离式乌托邦的失败,暗示了品钦所谓的“肉身空间”(meat-space)依然是无法超越或抛弃的。迈克卡伦姆(E.L. McCallum)认为,在“赛博朋克”叙事(cyberpunk narrative)中,真实空间其实是数字空间幻想里“惊人重要的一轴”,因为“要想象和实践那种超越距离的技术(譬如网络的访问存取),仍然有赖于性别、族裔或其它方式的差异性特权来作为中介”(McCallum 351)。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的网络媒介仅仅实现了一种表象的后人类状况,它并未真正摆脱旧的权力分布,也没有真正颠覆霸权知识的元认知方式。对这种信息技术的幻象,海耶斯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地,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Hayles, “Mother” 65)。

### 结语

最后,我们不妨将德里罗与品钦做一比较,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以上关于网络的抽象讨论如何能嵌入对“9·11”小说的阐释。德里罗在《地下世界》(Underworld, 1997)中最重要的两个文学象征物就是互联网和世贸中心,它们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典型符号。然而,对于德里罗来说,世贸中心代表了一种可怕的东方与西方的对称式分裂,而互联网则意味着一种弥合的尝试,所以网络时代的出现在德里罗那里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哈达克更进一步地认为,“在德里



罗看来,万维网是一种循环的超灵(Over-Soul)和精神全球化的象征,它或许能弥合分裂,弥合[……]双子塔、东方与西方、冷战的双生分裂——弥合上面这个世界的二元性”(Hardack 151)。作为另一个文本间性的证据,德里罗的笔下人物尼克(Nick)也和玛克欣一样,在史泰登岛的垃圾填埋区凝视着远处的双子塔,获得了某种精神顿悟,并感觉到那个摩天楼与垃圾场背后的所指存在着“一种诗性的平衡”(DeLillo 184)。

事实上,德里罗在“9·11”之前就已经写出了具有惊人预见性的“9·11”小说,而品钦显然是熟悉《地下世界》的。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深网”和纽约“垃圾场”之间建立的换喻关系,是对德里罗的“双子塔”和“互联网”这套隐喻体系的进一步拓展与批判,让读者看见在互联网中同样存在着“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断裂。《地下世界》的封面是雨雾中隐没一半的双子塔作为背景,前景则是世贸中心比邻的著名古迹——建于殖民地时期的圣保罗教堂,而空中有一只如同飞机形状的海鸥,似乎要撞向那个大楼。《放血尖端》的封面并没有太多宗教救赎的暗示,它用网络服务器群譬喻世贸中心,似乎在暗示互联网与世贸中心一样,是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图腾,也同样可能变成恐怖主义暴力的复仇对象。品钦书中结尾处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俄国特工绑架了玛克欣等人去往纽约郊外属于艾斯的网络服务器群所在地,并用电磁脉冲炸弹将之摧毁。由于hashlingrz公司幕后“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是美国安全部门的武器”,玛克欣担心这将是“恐怖主义行径”(或者说,一次微型的“9·11”),但最后艾斯却以无所谓的口吻告诉她:“纽约州北部的服务器?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切换到拉普兰德去了”(462, 468)。拉普兰德(Lapland)位于芬兰和挪威的北部,有四分之三处于北极圈之内,品钦的这个细节似是闲笔,却充满机锋地告诉读者:双子塔倒下后,后“9·11”时代的反恐战争与恐怖主义将延绵不绝,因为分布式存在的互联网无孔不入。

### 注解【Notes】

- ① “root 权限”是指的软件系统中的最高级权限,相当于超级管理员,一旦获取就可以对软件系统进行任何修改。
- ② 《最终幻想 X》是日本 Square 公司开发的一款著名角色扮演游戏。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nker, Elizabeth S. “Allegories of Falling and the 9/11 Novel.”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3.3 (2011): 463-82.
- Baudrillard, Jean. *Simulations*. Trans.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 [e], 1983.
- Castells, Manuel.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rans. Zhou Ka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
- Deleuze, Gilles.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y of Control.” *October* 59.4 (1992): 3-7.
- DeLillo, Don. *Underworld*. New York: Scribner, 1997.
- Hardack, Richard. “World Trade Centers and World-Wide-Webs: From Underworld to Over-Soul in Don DeLillo.” *Arizon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ory* 69.1 (Spring 2013): 151-83.
- Hayles, N. Catherine.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 and Literary Text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5.
- . *The Cosmic Web and Literary Strateg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P, 1984.
- Huehls, Mitchum. “The Great Flatten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4.4 (2013): 861-71.

- Jarvis, Michael. "Pynchon's Deep Web."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0 September, 2013. Web.
- Kakutani, Michiko. "Bleeding Edge, A 9/11 Novel by Thomas Pynchon." *New York Times* 10 September, 2013. Web.
- Lane, Richard J.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Jean Baudrillar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Mayer-Schonberger, Viktor, and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McCallum, E.L. "Mapping the Real in Cyberfiction." *Poetics Today* 21.2 ( Summer 2000 ): 349-77.
- McDonald, Riley. "The Frame Breaker: Thomas Pynchon's Post-human Luddites."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44.1 ( 2014 ): 102-21.
- Mohamed, Feisal G. "The Globe of Villages: Digit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Homegrown Terrorism." *Dissent* 54.1 ( Winter, 2007 ): 61-64.
- Pynchon, Thomas. *Bleeding Edge*. New York: Penguin, 2013.
- . *Inherent Vice*. New York: Penguin, 2009.
- . "Is It OK to Be a Luddit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28, 1984. Web.
- . *Vineland*. New York: Penguin, 1990.
- Stevenson, Talitha. "Review on *Bleeding Edge*." *The Guardian* 23 September, 2013. Web.

(责任编辑:丁冬)

## 他方世界

[美国]约翰·克劳利 著  
魏靖仪 译

本书以空间为核心元素,建构出一个与精灵有关联的大家族的秘密往事:七代人居住在一栋偌大的房子里,在时光变迁中静待故事终结的日子。在精灵主宰下,隔阂、欲望、失落和蒙蔽贯穿于家族史当中,与此抗衡的是义无反顾和生生不息的爱。

全书宛如精美复杂的建筑,多重立面隐藏其中,随着认知角度的变换徐徐展开。它像怀旧感伤的爱情故事,又像原始力量与人类文明对抗的隐喻,是预言般的反乌托邦小说,也可能是蓄意模糊与真实界限的元小说……作者隐晦地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精灵的文学艺术传统,但又摒弃芜杂荒诞的形态,著成这部借他者反观人类自身的上乘之作。